

米切尔·恩德作品典藏



[德] 米切尔·恩德 / 著 杨武能 / 译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米切尔·恩德作品典藏



永远 讲不完的 故事

[德]米切尔·恩德 著 杨武能 译
插图: [德]卢斯维塔·库娃德弗利哥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/ (德) 恩德著; 杨武能译.

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391-8342-8

I. ①永… II. ①恩… ②杨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德国 - 现代

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4641号

DIE UNENDLICHE GESCHICHTE/Michael Ende—Stuttgart: Thienemann

本书中文版由德国斯图加特蒂奈曼出版社独家授权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03-059

新浪微博: @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官方

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[德] 米切尔·恩德 / 著 杨武能 / 译

策 划 张秋林

编辑统筹 林 云

责任编辑 孙 迎

特约编辑 左 屹

美术编辑 胡小梅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0001 ~ 10000册

开 本 720mm × 965mm 1/16

印 张 25.5

字 数 25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8342-8

定 价 45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3—11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86524997

米切尔·恩德作品典藏



永远 讲不完 的故事

[德]米切尔·恩德◎著 杨武能◎译
插图：[德]卢斯维塔·库娃德弗利哥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/ (德) 恩德著; 杨武能译.

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391-8342-8

I. ①永… II. ①恩… ②杨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德国-现代

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4641号

DIE UNENDLICHE GESCHICHTE/Michael Ende—Stuttgart: Thienemann

本书中文版由德国斯图加特蒂奈曼出版社独家授权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03-059

新浪微博: @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官方

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[德] 米切尔·恩德 / 著 杨武能 / 译

-
- 策 划 张秋林
编辑统筹 林 云
责任编辑 孙 迎
特约编辑 左 眩
美术编辑 胡小梅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www.21cccc.com ee21@163.net
出 版 人 张秋林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0001 ~ 10000册
开 本 720mm × 965mm 1/16
印 张 25.5
字 数 25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8342-8
定 价 45.00元
-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3—11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86524997

目 录

KKK - 旧书店	5
A 幻想帝国情势危急	17
B 阿特雷耀临危受命	31
C 年过千岁的老莫拉	45
D 百变巨脸易葛蜡姆	59
E 一对儿隐者	69
F 三重魔门	79
G 无声之声	95
H 幽灵国	111
I 鬼魅城	123
J 飞向象牙堡	139
K 天童女皇	153
L 飘游山老翁	165
M 黑夜之林蓓乐琳	179

N	色彩沙漠果阿卜	191
O	格拉欧格拉曼，彩色死神	203
P	银城阿玛干	215
Q	杜撰一条龙，为了英雄亨雷克	231
R	阿蛤泪	249
S	旅伴	263
T	长满眼睛的手	277
U	星宿修道院	295
V	激战象牙堡	311
W	走出废帝之城	331
X	艾沃拉夫人	349
D	图像矿井	365
Z	生命水	377
	附录	393

“要发呆在店内店外都一个样儿，不过劳驾把门给关上。有穿堂风是不是！”

小男孩乖乖地关上了门，随后慢慢靠近书墙，小心翼翼地伸长脖子朝书墙背后窥视。只见那儿一张皮子磨损得很厉害的高靠背椅里，坐着个矮墩墩的胖男人，一身黑西服又脏又旧，皱皱巴巴，圆圆的肚皮紧裹在一件花马甲里。这人是秃头，只在耳朵上面各耸着一丛白毛，脸膛却红彤彤的，叫人不禁想起凶悍好斗的英格兰牧牛犬。他那蒜头鼻上架着副小小的金丝眼镜。此外这人还抽着个弯弯的烟斗；烟斗从他的嘴角吊下来，把整个嘴都给扯歪了。他膝盖上躺着一本显然是刚读过的书；在合上书时，他把左手胖胖的食指夹在书页中间——权当作书签用哦。

这当口儿，他用右手摘下他的眼镜，开始打量站在面前这个胖乎乎的、雨水滴答的小男孩儿。他为此眯缝着眼睛，模样越发像一头凶悍好斗的英格兰牧牛犬，只是嘴里喃喃说：“嗨，你这个小不点儿！”说完又打开书读起来。

小男孩不知所措，只好干脆站在原地，瞪大眼睛望着那人。终于，那人又合上了书——跟刚才一样把指头卡在书页中间——嘴里嘀嘀咕咕：“听好了，小家伙，我讨厌孩子。现如今，整个世界都围着你们团团转，围着你们胡闹腾，这成了时髦——可是我不！我从头到脚不是什么儿童之友。在我眼里，小孩儿只是些闹山雀和讨厌鬼，只会把什么都弄坏，只会让果酱糊脏书本，只会扯破书页，却毫不关心大人们也许正忧心忡忡，烦恼缠身。我给你讲这些，只想让你马上明白你的处境。再说嘛，我这儿没有儿童读物，其他书呢我又不会卖给你。好啦，我希望咱俩已经相互理解！”

说了一大通话，烟斗却一直没有从嘴里拔出来。

接着，他又打开书，继续自己的阅读。

小男孩默默地点点头，已转身准备离开，可是不知怎的他又觉得，他不能不加反驳就认了那人的这种说法，于是便转过身来，低声说：“可并不全都是你说的这个样子。”

胖店主慢慢抬起眼来，又一次摘下了眼镜。“你一直没走哇？能给我透露透

露，我到底得怎样做，才能摆脱你这个小顽固呢？你刚刚想发表什么高见来着？”

“没啥高见，”男孩声音更低地回答，“我只是想说——并非所有小孩儿都像你说的那个样子。”

“啊哈，原来如此！”店主故作惊讶地扬了扬眉毛，“这么说，你自己想必是个大大的例外喽，嗯？”

胖乎乎的小男孩儿不知怎么回答。他只微微耸了耸肩，又转身准备离去。

“礼貌，”他听见身后嘟嘟囔囔的声音，“你一丁点儿礼貌都没有，否则，你至少会自我介绍介绍。”

“我叫巴斯蒂安，”男孩儿说，“巴斯蒂安·巴尔塔萨·布克斯。”

“挺逗的名字，”店主嘀咕说，“一连三个B。得啦，怪不着你，不是你给自己起的。本人叫卡尔·康拉德·科勒安德尔。”

“你是三个K。”男孩严肃地说。

“嗯，”老头咕嘈道，“不错！”

说着，他吧嗒吧嗒出一个个烟圈儿。“得啦，咱们叫什么都一点没关系，反正也不会再见面。现在我只想知道一点，就是你刚才为什么像遭鬼赶似的冲进了我店里，完全像是在逃命。对不对？”

巴斯蒂安点点头，圆圆的脸蛋比方才还苍白一些，眼睛也更大。

“看样子你是抢了一家小店的收款机吧，”科勒安德尔先生揣测，“要不撞翻了一个老太婆，或者干了什么现如今你们这种人总在干的事。警察跟着追来了，对吧，孩子？”

巴斯蒂安摇摇头。

“说话呀，”科勒安德尔先生道，“你到底躲谁？”

“躲别的人。”

“别的什么人？”

“躲我班上的那些孩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……他们老不放过我。”

“他们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“他们埋伏在学校前面等我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他们就起哄。他们把我推来搡去，而且取笑我。”

“这你压根儿不喜欢，是吧？”

科勒安德尔先生不耐烦地端详了胖男孩儿好一会儿，然后问：“那你干吗不干脆给他鼻子上一拳呢？”

巴斯蒂安张大眼睛瞪着他。“不——我不能。再说，我也不大会拳击。”

“那摔跤呢？”科勒安德尔先生想知道，“还有跑步，游泳，足球，体操？你压根儿什么也不会？”

小男孩儿摇摇头，表示确实不会。

“换句话说，”科勒安德尔先生讲，“你是个草包，对不对？”

巴斯蒂安耸耸肩膀。

“可你总归会讲话吧，”科勒安德尔先生说，“在别人讥讽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还击他们？”

“我还击过一次……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结果他们把我扔进垃圾桶，扣紧了盖子，我喊叫了两个小时，才终于有人听见。”

“唔，”科勒安德尔先生嘟囔了一声，“所以现在你再也不相信自己了。”

巴斯蒂安点点头。

“这么说，”科勒安德尔先生下结论道，“你还是个胆小鬼喽。”

巴斯蒂安低下了脑袋。

“很显然，你是个真正的模范生啊，嗯？是净得5分的全班头一名，是所有老师的宠儿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，”巴斯蒂安回答，眼睛仍然盯着地上，“去年我留级了。”

“我的上帝！”科勒安德尔先生一声惊呼，“如此说来，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窝囊废啰。”

巴斯蒂安默不作声。他呆呆站在那儿。他垂着两条胳膊。他的大衣滴着水。

“他们在讥讽你的时候，到底都喊叫些什么呢？”科勒安德尔先生想知道。

“唉——什么都可能喊。”

“举个例子呢？”

“饭桶！饭桶！坐上马桶！马桶破了，饭桶说：怪我太重！”

“不怎么好笑嘛，”科勒安德尔先生认为，“还有什么呢？”

巴斯蒂安迟疑了一下，然后开始列举：“还叫我梦呓者，傻瓜，牛皮匠，骗子……”

“梦呓者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有时候自言自语。”

“举个例，你都对自己讲什么来着？”

“我凭空给自己编故事，还发明一些个不存在的名字和词儿，如此等等。”

“你就给自己讲这些东西？为什么呀？”

“是啊，因为除了我自己，再没有任何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啦。”

科勒安德尔先生沉默了一会儿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“你父母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？”

巴斯蒂安没有马上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喃喃说：“父亲什么都没讲。他从来不讲什么。一切在他都无所谓。”

“那你母亲呢？”

“她——她不在。”

“你的父母离婚啦？”

“不，”巴斯蒂安说，“她死了。”

这当口儿，电话铃响起来。科勒安德尔先生有些吃力地从他的靠背椅里站起，拖拖沓沓地踱进了书店后面的小房间。他拿起听筒，巴斯蒂安没听清楚科勒安德尔先生怎么报自己的大名。随后小房间的门关上了，除了一阵沉浊的低

语声，就啥也听不见了。

巴斯蒂安站在原地，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儿，为什么会说出那一切，承认那一切。他讨厌这样让人刨根问底。突然之间，他心急火燎地想起，去上学已经很迟了，是的，肯定迟了，他必须赶紧，他必须跑快——可是他仍然站着一动不动，他下不了决心。有点什么东西将他紧紧拽住，他自个儿却不知道是什么。

沉浊的话语声仍不断从小房间里传来。真正叫做打“长话”喽。

巴斯蒂安意识到，他眼睛一直在盯着那本书，那本科勒安德尔先生适才捧在手里，眼下却躺在皮靠椅里的那本书。他简直没法从这本书转开眼睛，仿佛它正散发出某种磁力，某种叫巴斯蒂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。

他一步步挪近靠背椅，他慢慢伸出手去，他摸了摸那本书——刚一摸到，他身体里就“咔嗒”一声！仿佛一只老鼠笼子自动给关上了。巴斯蒂安隐隐感觉到，他这一摸就开始了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，一件眼下只好听其自然的事情。

他捧起那本书来，上下左右地观察着它。书封面是黄铜色绸缎的，一经转动便光彩熠熠。匆匆翻动浏览书页，巴斯蒂安看见内文印刷成了两种不同的颜色。好像没有插图，可是每段开头的一个字母都又大又漂亮。他再仔细地审视那封面，发现上面有两条蛇，一条颜色亮一些，一条颜色暗一些，相互咬着尾巴，组成了一个椭圆形。就在这个椭圆形里，由一些缠缠绕绕的怪异字母，组成了这本书的书名：

永远讲不完的故事

人类的激情真是一个谜，成年人如此，小孩儿也一样。有些人受到激情袭扰，却说不清楚激情究竟是什么；有些人压根儿不曾感受过激情，就更不明白什么叫激情。有的人为了征服一座山峰，不惜拿生命当赌注；没有谁，包括他们自己，能真正解释这是为什么。也有人毁了身家性命，只为占有某个人的心，而这人却对他或她不屑一顾。还有人抗拒不了口腹之欲的诱惑或者由于贪杯，

结果落得身败名裂。有的人倾家荡产，为了在赌场中赢上一把；有的人执著于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想法，牺牲了原本拥有的一切。有的人相信只有到别的地方才会幸福，于是终生浪迹天涯。还有少数人寝食难安，直到获得了权力。简而言之，正如世间人有形形色色，千奇百怪，人的激情或嗜好也千奇百怪，形形色色。

在巴斯蒂安·巴尔塔萨·布克斯身上，激情就是酷爱书籍。

谁要从不曾一个下午一个下午地捧着书本读啊读啊，读得脸红筋涨，耳朵发烧，读得忘记了周围世界的存在，读得不再感觉饥饿、寒冷……谁要从不曾躲在被窝里就着手电筒的光偷偷阅读，因为父母或者另外某个好心人把他的灯关掉了，理由是明天他得早起，现在必须上床睡觉……谁要从不曾当着人或者背地里洒下痛苦心酸的泪水，就因为故事已到结尾，不得不跟书中那些自己喜爱和欣赏，曾跟他们一道冒险，曾为他们担惊受怕的主人公告别了，而没有了他们的陪伴，生活将变得空虚，将不再有任何意义……谁要压根儿不曾亲身体验过一点点类似的滋味，他显然不会理解巴斯蒂安眼下的所作所为。

巴斯蒂安凝视着那本书的书名，感觉身上一会儿发热，一会儿发冷。这，一个故事，一个永远永远讲不完的故事，准确地说，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啊，就是他自从受到激情袭扰后衷心向往的啊！这本书，它是一切的书中之书！

他必须拥有这本书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！

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？说得倒轻松！他现在口袋里只有三个半马克，就算全部都掏出来吧——可这位不友好的古旧书店老板科勒安德尔先生已说得清清楚楚，他不会卖任何一本书给自己。至于送嘛更是门儿都没有。这就是说，事情完全没有希望！

然而巴斯蒂安知道，不得到这本书他是没法离开的。现在他明白了，他跑进店来原本就只为这本书，是它对他发出了神秘的召唤，因为它希望到他手里，因为它从来就属于他！

巴斯蒂安屏神凝息，谛听着一如既往地从小房间里传来的叽叽咕咕声。

突然之间，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已把那书飞快塞进自己大衣里，

并且交叉双臂把它紧紧地抱住。随后他悄没声息地倒退着溜向店门，眼睛却畏怯地死死盯着通进小房间的另一扇门。他小心翼翼地按住门把手，竭力避免让小铜铃儿发出响声，所以只把玻璃门开了身体刚好挤得过去的那么一道缝。到了店外，他轻轻儿地，小心又小心地，关上了门。

到了这会儿，他才拔腿飞跑。

练习簿、课本和钢笔盒儿，在他的书包里跳来跳去，随着他脚步的节奏发出啪啦啪啦的响声。他感觉两边腋下硌得慌，可仍继续奔跑。

雨水淌过他的脸庞，灌进他的后颈窝。寒冷潮湿钻透了他的大衣，巴斯蒂安却毫无知觉。他只感到热，但不是因为奔跑。他的良知，他刚才在书店里不曾萌动的良知，这时突然苏醒了。刚才那些十分具有说服力的理由，眼下他突然感觉全都根本站不住脚，全都像一个个雪人，在一条喷火的巨龙的呼吸里融化了，融化了。

他偷了东西。他是个贼！

他刚才的行为，甚至比普通偷盗更恶劣。这本书一定是孤本，一定无可替代。肯定，它是科勒安德尔先生的至宝和掌上明珠。偷盗一位小提琴家独一无二的宝琴，或者窃取一位国王的王冠，跟从收款台捞几个小钱儿，才不是一码事儿哟。

巴斯蒂安这么一边跑，一边紧紧抱着大衣底下的书。他不想失去它，不管它要他付出怎样的代价。它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拥有的一切。

要知道，现在他自然不能再回家去。

他试图想象自己的父亲，想象他如何坐在那间布置成了实验室的大屋子里工作。他四周摆放着几十副石膏注塑的人牙模型，因为父亲是位牙医技师。巴斯蒂安还从来没考虑过，父亲到底喜不喜欢他自己这份工作。现在巴斯蒂安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，但是却再也不可能问他了。

如果他现在回家去，父亲一定会穿着白大褂从实验室走出来，没准儿手里还拿着一副石膏牙齿，问他：

“就回来啦？”

“是的。”巴斯蒂安将回答。

“今天不上学？”

望着眼前父亲那沉静、忧伤的脸，巴斯蒂安知道，他不可能骗他。可是，说出真相更加不行。不，眼下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出走，走到远远的什么地方去。永远不能让父亲知道，他的儿子做了贼。还有，也许父亲根本不会察觉，巴斯蒂安他不在了。想到此，他甚至感觉到一点安慰。

巴斯蒂安停止了奔跑。现在他慢慢走着，在街道的尽头看见了学校的校舍。不知不觉地，他跑上了习惯的上学的路。他几乎感觉街上空无人烟，尽管这儿那儿还是走着一些人。对于一个迟到了很久的学生来说，学校周围总是显得人死绝了似的。而且巴斯蒂安每走一步，都感觉心里的恐惧增长一分。他反正是怕学校，怕这个他每天都遭受失败的地方，怕老师要么苦口婆心地劝诫他，要么拿他当出气筒；怕别的孩子们，他们总是拿他寻开心，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向他证明，他多么地笨拙和无能。在他眼里，上学早已如同坐牢，如同受长长的、望不到头的牢狱之苦；在他长成大人之前，只能默默地、顺从地忍受，直至坐完刑期。

可眼下，他穿过一条条回声很重的楼道，四周充满着打过蜡的地板和湿淋淋的外套的气味。突然，教学楼内埋伏着的寂静，像棉花球似的塞住了他的耳朵。随后，他终于站在了自己教室的门前，站在了那扇跟四壁一样漆成老菠菜颜色的门前，这时他才一下子明白了：他跟这个地方从此不再有任何关系。他必须得离开。他也马上可以离开。

可是去哪儿呢？

在他的书里，巴斯蒂安读过一些男孩子的故事。他们受雇到船上干杂活儿，为的是漂洋过海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有的人也真的成了海盗或者英雄，另外一些人许多年后返归故乡，成了富翁，可谁也猜不出来他们究竟是谁。

然而，巴斯蒂安不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运气。他也无法想象，有谁竟愿意雇他到上当小厮。再说，他心里一点儿数也没有，不知道该怎么去一座港口城市，怎么在港口里寻找到从事这类冒险营生的船只。

究竟去哪儿呢？

突然，他想起一个对他合适的地方，唯一合适的地方，人家不会到那里寻找他，也找不到他——至少暂时找不到。

顶楼的贮藏室宽大而阴暗，弥漫着灰尘和樟脑丸的气味。只听雨水刷啦啦地洒落在巨大的铜皮屋顶上，除此别无声响。一根根旧得发黑的粗木柱子，间隔均匀地耸立在地板上，到上面跟横梁结合起来，再往上便消失在了黑暗里。这儿那儿悬挂着大如吊床的蜘蛛网，在一阵阵的穿堂风里像幽灵似的摇摇荡荡。透过头顶上的牛眼天窗，射下来一束乳白色的光线。

在这仿佛时间都静止了的环境里，唯一的生灵是只小老鼠。它在地板上跳过来跳过去，在尘埃中留下了小小的脚爪印。在两行脚爪印中间，它的尾巴还拖出了一条细线。突然，小家伙用后爪站立起来，竖起了耳朵。随后它——呼的一声！消失在了一个地板条之间的洞里。

一把大锁被钥匙转动得咔啦咔啦响。

贮藏室的门嘎嘎嘎地慢慢儿开了，转瞬之间，一条长长的光线穿透了整个阁楼库房。巴斯蒂安溜了进去，门随即又嘎嘎嘎地关上了。他将一把大钥匙塞进锁里旋转一圈，从里面锁死了楼门。随后他甚至还顶上一根门杠子，这才轻轻松松地嘘了一口气。现在真正叫找不到啦，谁也不会来这儿找他。只有极少的时候——他的情报相当可靠——才有人上这里来。就算他倒霉遇上了偶然情况，偏巧今天或明天有谁不得不上来取点什么吧，来人也会吃闭门羹：钥匙已经不见了。即使门还是给想方设法弄开了，巴斯蒂安他仍旧有足够的时间，可以藏身到那些破烂家具杂物中间去。

渐渐地，他的眼睛习惯了幽暗的光线。他见过这个地方。半年前，学校管房子的老师曾要求他帮他抬一大筐旧表格和文件，来楼上存放。那次他也看见贮藏室门的钥匙藏在什么地方：它挂在一个小壁橱里，小壁橱立在最上层的楼梯口边上。打那以后他再没想这件事，可现在又想起来了。

巴斯蒂安开始感觉冷，要知道他的大衣湿透了，这顶楼上温度又很低。